

外卖骑手于明辉：“避暑神器”是2.5升大水杯

正午的太阳像一只扣在头顶的火盆。对于大多数人而言，这样的天气意味着空调、西瓜和紧闭的门窗。但对于外卖骑手于明辉来说，这是一天中最忙碌的“战役”打响的时刻。

他每日奔波10余个小时，日均配送七八十单；他的“避暑神器”是一个2.5升的巨型水杯；他的战场是芝罘区万达商圈附近那些没有电梯的老旧楼栋。在这里，他选择成为那个与时间赛跑、为烟火奔波的“摆渡人”。



一句“辛苦了”
是这座城市回馈的温暖

5年奔波，他把万达周边跑成了“活地图”

上午8点半，于明辉骑上电动车，开始了一天的配送。今年是他干外卖骑手的第5个年头，芝罘区万达广场周边的每一条街巷、每一个小区、每一栋楼的人口位置，早已刻进了他的脑子里。“周边老小区多，大部分没有电梯。”于明辉说。

5年时间里，他感觉最难熬的还是盛夏的“烤”验。记者见到他时，时间已

临近正午，户外热浪扑面而来，路边的绿植被晒得垂下了头。于明辉刚从一栋六层老楼送餐下来，工装已被汗水浸透，紧紧贴在身上。“最热的时候，站在路边的树荫下都觉得闷热难耐，更别说一直顶着大太阳骑车赶路、爬楼送餐了。”他一边说，一边用冰袖擦了擦额头滚下的汗珠。

这样的高温，对常人来说是煎熬，

对他而言却是常态。一整天户外奔波，工装湿了又干、干了又湿，常常凝结出一层白色的汗渍。手臂和脖颈被晒得黝黑，皮肤上还有旧日晒伤留下的痕迹。即便如此，他从未因天气炎热而放缓速度，一批订单高峰刚过，手机提示音又响了起来——新一批午餐订单涌入，他来不及休息，跨上车便奔赴下一个取餐点。

2.5升冰水与爬楼速度，一样都不能少

“天气越热，单子越多。”于明辉一边核对手机上的订单信息，一边快步走进万达金街的一家餐饮店。取餐、核对、装车，整套动作干脆利落。他深知，高温之下，顾客盼着外卖的心情更加迫切。

为了压缩配送时间，于明辉很少在树荫下休息。送餐途中，他会根据多年积累的经验快速规划最优路线——哪条路绿灯时间长、哪个小区后门能进、

哪栋楼的电梯不用排队，这些信息早已烂熟于心。

于明辉有一个“秘密武器”——一个2.5升的大水杯。每天早上出工前，他会把杯子装满冰水。“实在热得不行了，就喝一口冰水，瞬间就能缓过来。”他告诉记者，冰袖、防晒手套、遮阳面罩也是标配，虽然捂得严实会增加闷热感，但能挡住烈日的灼烤。“这套装备穿

上跑一天，能拧出水来。”他说。

骑手的工作不仅是赶路。在芝罘区这些老小区，爬楼是绕不开的环节。尤其是午间高峰期，订单集中，于明辉常常一口气要爬好几趟六楼。楼道里闷热无风，汗水像开了闸的水龙头，顺着脸颊淌进领口。“有个老顾客住在七楼，没电梯，每次我都当锻炼身体。”

于明辉说，高温天虽然辛苦，但他也时常被这座城市的善意打动。

有一次，他把餐送到一位顾客手中时，对方递过来一瓶冰镇饮料：“大哥，辛苦了，喝口水再走吧。”还有很多餐饮门店，每到最热的时候，总会在柜台角落放一壶凉茶，插上“骑手自取”的牌子。城区街头也出现了不少“爱心冰箱”，免费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冷饮补给。

“天气热，很多市民和商家都特别体谅我们。”于明辉说，“这种温暖是相互的。我们把餐准时送到，他们给我们一个笑脸、一声谢谢，就够我高兴半天。”

下午1点，太阳更加毒辣。于明辉的手机再次响起，他看了看屏幕，快速抹了一把脸上的汗，又跨上了电动车。车身在烈日下拉出长长的影子，穿过一条条街、一栋栋楼。

像于明辉一样的外卖骑手数以千计。他们不是聚光灯下的英雄，却是维系城市烟火的纽带。高温还在继续，他们的脚步仍未停歇。

YMG全媒体记者 张孙小娱
实习生 杨淇嘉 摄影报道

搬家工人于建华：不纯靠力气，也要有技术

YMG全媒体记者 何晓波 摄影报道

8月4日，烟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。凌晨4点半，路灯还亮着，于建华已经从福山区赶到芝罘区一处商业街。前一天夜里，他所在的烟台福兴搬家服务有限公司就在微信群里通知：当日避开正午暴晒，分早晚两段出工。

于建华今年40岁，干搬家13年。

当天是一家单位整体搬迁，从芝罘区搬到黄渤海新区。在搬运一个铁皮柜到楼下时，因为楼道窄，行进很艰难，于建华喊了一声：“老规矩，下楼倒退，抬起来高过扶手！”工友们立刻跟上。

在外人看来搬家纯靠力气，于建华却觉得这是技术活。现在他扫一眼楼道宽度，就能判断钢琴过不过得去；听一声落地闷响，就知道家具底下的海绵垫够不够厚。

这次搬迁涉及7层楼、上百个工位，客户只给了4天工期。公司按惯例启动“增援配置”：两辆车、两组人，提前两次进场量尺寸、踩路线、定义车点位。这在公司内部叫“三预原则”：预测量、预规划、预备工具。

于建华格外留心标着“财务—档案A”的纸箱：“我们现在用双标签制，装车

贴一张、卸车对一张，避免出错。”这种细致，是公司之前接连承接烟台大学、芝罘山小学、懿荣中学、龙口市中医医院等搬运大项目后，一点点总结出来的经验。

当天下午，一辆车堵住了路。找不到车主，搬家工人们立刻启动“分段作业法”：厢货停在远处，人工短驳优先运精密设备和贵重家具。“工期紧，每一秒都不能耽搁。”满头大汗的于建华说。

终于忙到天黑收工，于建华长舒了一口气说：“大家叫我们‘扛楼的’，我们就是靠这点力气和技术，让别人的日子以旧换新。”

